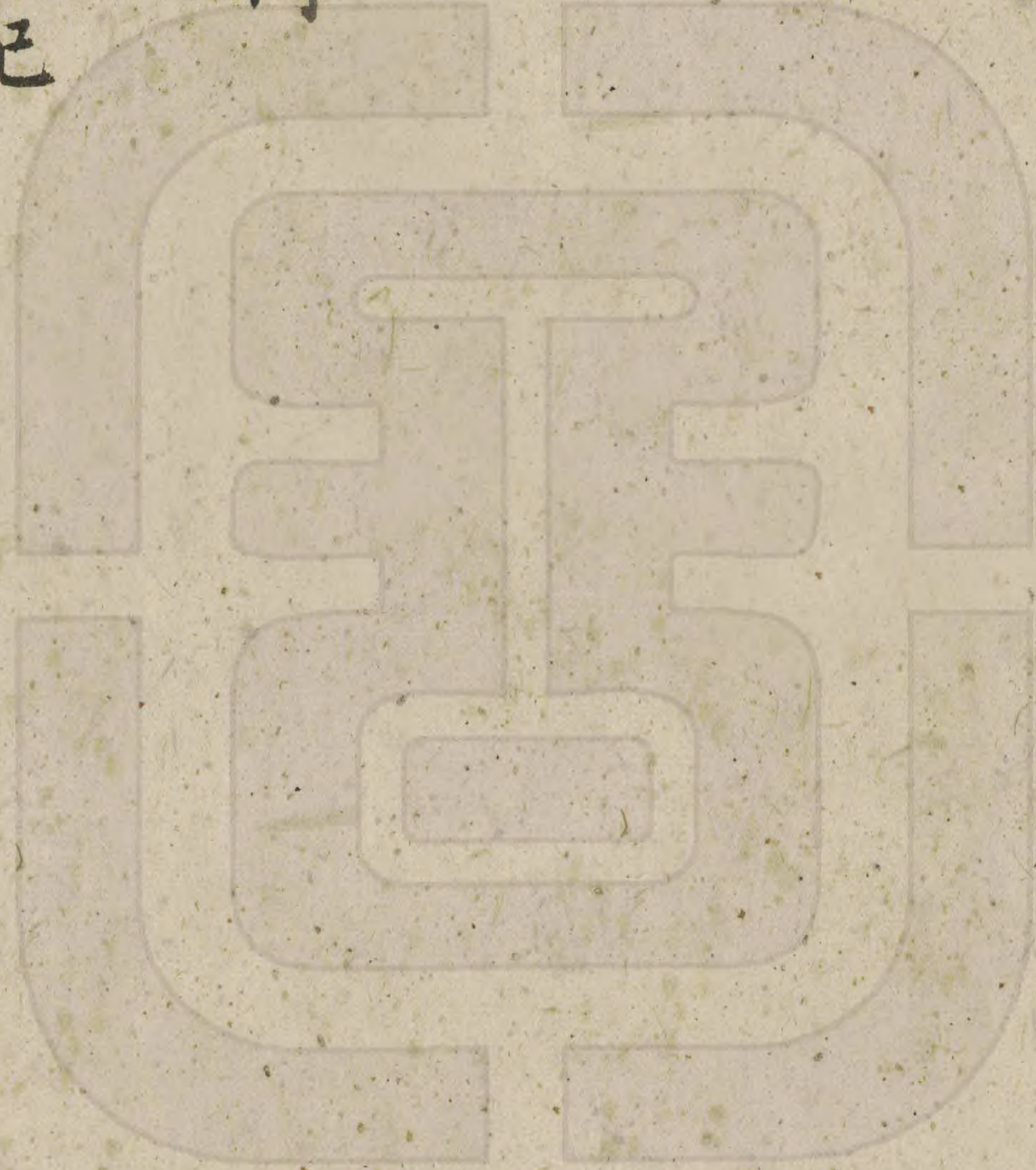


137  
110

傳記碑序引  
記

蕪州志之十





蘄州志卷之二十一

知蘄州事夏津潘克溥纂修



藝文志

古文

國朝

各體文  
十首

傳 九首

孔聞卿傳

盧

紘

元度  
州人

公諱庭訓字聞卿蘄諸生族單寒終鮮兄弟乏嗣撫姊子爲己子於紘爲中表戚故視紘先人若同胞視紘亦

蘄州志

卷二十一

傳

猶子也公兒時忽若有所憑發狂語類謠云萬丈深潭栽葡萄桃水底無根栽不牢有人栽得葡萄桃任千年結子萬年牢啾啾不絕口如是者數日父母驚錯不知所自後數日漸甦問公公亦不復記憶及爲諸生有文譽少司寇李公夢池副憲李公鑑池皆器重之諸子姪松藩副戎邳隆太學生質甫諸生清侯皆能文士一時稱賢者敬公爲執友遵化副憲亦存淮安郡丞木夫皆從游在弟子列生平論文甚刻不輕許與人其爲文亦甚刻終日構思不輕就草亦不輕示人一字求合繩墨而後



止屢試於闈不售性方執居恆或靜坐一室或獨步於庭若有思者終不發一語疾惡若讐雖一時間人與公居同里而非意所許終絕之弗與交獨於李氏世締交卒罔間李之前輩既從事宦游其繼起諸子弟咸惟公是託公悉與成就蕩逸則規正之禍患則周旋之以故其後隆隆多振拔罕墜厥聲繫公力也萬曆之丙辰時公年四十四年矣忽憶童時謠語與絃先大父暨先人謀曰江中石磯於吾里最近雖建有亭而基甚卑隘水盛時輒汎沒矣舟往來多犯患形家言若增築而建傑

閣鎮之祀文昌其上不特舟行獲利濟辨方厥位當巽巽居坎上於卦爲渙渙而成文於學宮之盛最裨益吾與若其請諸當事圖肇茲盛舉也時新安吳公治兵於蘄多善政躬詣相度慨然捐貲築磯建閣董是役悉委公暨絃先人不數月而底成巋然巨觀矣於閣之外仍翼以亭存吳明卿先生浮玉故蹟又置田以贍士之貧者吳公旣遷秩行而豪者肆侵毒公以力爭至今守勿替公雖從貴介游生平取予無所苟其貲產固不豐而於閣之建及絃先人不惜爲領儲助公又獨倡建報功



祠以專祠吳公而請大宗伯李公本宥爲記蘄之得雋者至今猶盛悉歸德公暨絃先人兼信公兒時謠語爲不偶也公卒於崇禎之乙亥八月時年六十有三喪具悉絃先人及絃爲之理葬諸雨湖之濱其先墓旁越數年而其配王氏亦卒其撫子亦不能守產蕩盡逮癸未之春蘄城墮且斬然並絕矣絃旣悉公生平而懼其久而遂湮也爲之傳俾後人知文閣之建所自始

四照堂集

貞譽顧先生傳

盧絃

先生諱天錫字重光遠祖士徵元平江路崑山州人元

統間進士官蘄州路總管遂家於蘄高祖濂曾祖敦累世有聲至祖闕號桂巖伯祖問號日巖俱於明世廟時成進士官遊早歸以文行重於鄉世所稱二顧先生者也先生爲桂巖家孫年十四父別駕少桂公見背其姊貞節嬪劉而早孀乃歸撫之先生日侍大父桂巖公朝夕薰磨純於理義周規折矩尺度罔愆弱冠治尙書戴記春秋涉獵文史歲丙午應童子試受知於督學華亭董文敏公名諫一時若艾公南英張公公亮等俱托聲氣交不遠千里以古學相倡和文壇選政必得先生片



語以爲折衷癸亥改國子生與數十名家結社燕臺學者傳誦所爲文輒見售其門人涉館局臺省者不乏人而先生終以數奇不第及熹廟時奄黨方熾先生負重名都人士走如鶩乃爲杜戶謝者歲餘甲子北闈對策涉論奄寺主司恐落其名先生坦然勿悔也甲戌丙子講學於天津張氏及河間保定兩郡弟子從遊者數百人以積分部選中牟令不就詔行徵辟復固辭丁丑決意歸里時長君景星甫髫齡負異姿因築室松園榜曰中心願取易中孚九二辭也悉陳先世遺書相與蒐探

蘄州志

卷二十一

傳

四

辨究癸未正月寇屠蘄先生姊劉貞節以正義感賊闖門得不死四月避亂九江荆世子迎爲師代世子遺左良玉書辭甚剴摯左帥得書感泣遂還駐武昌八月辭赴崑山依族氏居焉甲申後益謝人間事惟力修文辭多燬於兵火有津門三書分別丹黃又私著蘄州志故至今名顧氏蘄州志云辛卯後歸蘄歲大凶茹柏飲水居草廬支石爲几嚴寒裏氈足不移榻手不輟書怡然自樂素善病乃精橋熨鍼石著鍼灸至道素問靈樞直解並焦氏筮說傲袁了凡功過格平居一言一行以至



學念每父皆筆之於書叩蒼焚告其潛修篤學克已勵行皆此類先生既不逮事父母事貞節姊甚勤恪每遇知契談及撫孤事輒流涕崇正二年請旨旌表癸未九月貞節卒於江寧先生時客丹陽得報自床投地以瓜破面流血沾襟生平不輕受一錢族有無嗣者分遺百緡力却以調族之貧乏族有貧而自鬻者質衣代贖更給以田避奄禍時踉蹌出都或寄以金封識密囑主人是我所著書幸護藏勿失寄者且疑攜歸至邸驗封識如故始大媿服癸卯二月乙丑晝晦有白鳥千百數飛

止松園盤旋三日乃去先生愀然謂長君曰余生平歲逢癸輒不利且大父卒年大水今如之殆不久人世矣十一月二十七將旦論喪葬禮宜從古棺用瓦勿受吊奠勿刑牲既窆勿封勿樹午後忽索衣冠正襟危坐而逝先生生明萬曆之戊子卒於

大清康熙癸卯鄉人素致誠服者私謚曰貞譽先生子一卽景星甲辰奉遺命來崑謀移姑貞節之殯以歸爰持先生狀來告曰不孝孤知識晚先人隱德多不言畧舉大端孝友誠恪其性也澹泊廉讓其操也淹雅博綜其



學也智慮通敏其識也一命不拜其遇也吾子素借先人遊諳其素履編紀之任亦安得辭余旣逡巡不獲避爰括其狀而爲之傳贊曰

聞之家服爵者世以榮家立德者世以學前代若程朱胡陸兄弟父子淵源世業著號儒宗休乎盛矣其在吾蘄以理學名家厥推二顧有孫繼起修名祗行不墜祖風方之昔賢無多讓矣至其貧居視履易簣全歸祖孫一揆非其學焉有獲胡克臻斯歟昔楊宏農以清白貽後人及葬有大鳥飛集墓頂哀鳴不去然則松園白鳥

之感當不徒然綴諸簡端可爲學士風勵也

顧黃公傳

李炳然

東臯州人

公諱景星字赤方一字黃公先世吳醴陵侯丞相雍之裔元末崑山諱瑛字仲瑛公十二世孫也仲瑛文采風流照耀江左遭世變祝髮儒衣號金粟道人以故公嘗自稱後玉山金粟居士云自仲瑛公第七子元進士季徵公功授蘄州路總管國變後隱於蘄遂家焉子孫世篤孝行至曾祖通政桂巖公與兄侍御日巖公以理學名家海內比之二程父貞譽公尙氣節勵志不仕公生



母明太君懷十三月而生公生之女巨蛇互屋上光色  
熒異貞譽公夢星降於庭形如半月占曰是謂景星因  
以名焉姑劉貞節稱爲奇兒提攜笑語必教以方年三  
歲尙不語一日語忽述彌月及前生事甚悉五歲值葬  
大父哭踊如成人歲饑荆王命有司元夕張燈家人衣  
以彩襦慙往觀公蹙然曰何不以此賑饑吾不願徑六  
歲能賦詩八九歲遍讀經史目數行下時稱聖童束髮  
就郡試合肥芝麓龔公令蘄水過郡舍一見薦之太守  
錢塘我西許公公試風簷下立草十數藝日尙未晁也

蘄州志

卷二十一

傳

七

許公與論古今事歎曰此王佐才拔冠黃郡九屬第一  
督學崑山澄川王公亦試置第一歲辛巳丁嫡母李太  
君憂時饑疫相仍寇氛四熾賊張獻逆等蟠結旁邑日  
伺蘄城郭總督熊文燦擊獻逆等十餘營降賊過蘄荆  
王止賊首飲令走馬後宮與寵姬觀之爲戲公年十六  
聞之急謁州守唐公曰熊公不得死所矣獻逆與諸賊  
最黠不早除之必貽後患奈何旣不爲備反令此輩得  
窺王宮虛實耶唐公色變勒技勇入衛周旋竟日而罷  
明年獻逆果焚穀城叛癸未正月屠蘄戮王棺虜其寵



姬公暨貞譽公被執於賊前爭代貞節姑死搶首觸石  
血流巖面賊校喑喑稱善遂縱出闔門得免展轉避亂  
之崑依族氏居焉崇正十七年九月南畿試七省流寓  
生貢御史陳公良弼舉公第一十月武英殿廷試特授  
推官隨上敬陳四事疏詞旨愷切通政抑不敢上公遂  
去遊黃山白嶽歸過錢塘浮家澱湖爲長隱計

大清兵旣下崑山多羅貝勒土賴固山額貞命以原職隨  
征浙閩公力辭養親還里是時公年旣壯學復豐肆筆  
爲文才與情赴東南名宿如張公公亮周公簡臣錢公

蘄州志

卷二十一

傳

八

某皆敬憚之曾遇艾公千子於金陵艾公數攜具就語  
謂貞譽公曰吾數就郎君語爲後來斯文託耳歲庚寅  
母明卒明年公奉柩歸楚侍貞譽公結茅舊第著述自  
娛順治十六年

詔徵天下山林隱佚之士撫藩強之不起癸卯冬貞譽公卒  
明年奉遺命迎姑劉貞節柩於崑山合葬蘄州癸丑以  
後究心六書之學康熙戊午

詔求鴻儒六科薦公專心誦讀雅擅詩文品行端方兼精字  
學公以病辭巡撫疏請不允再奉



溫旨云督撫作速咨送來京以副朕求賢至意檄文敦迫乃  
扶病就道明年給檢討俸米三月朔入覲 保和殿賜  
坐賜茶賜饌再以病懇旣放還杜門息影顏其堂曰白  
茅取易無咎之義自訂詩文若干卷曰白茅堂集又撰  
說字以正正字通之誤摘發義例批謬引繩凡二百餘  
卷詁釋磅礴雖一家言實綜百氏之奧歲甲子後嘗往  
來鄂渚與卽山徐公相唱和丙寅冬徐公留公度歲四  
月自東山辭歸六月疴作七月致書交好徧爲訣別康  
熙丁卯十月初七日年六十七卒元配蕭淑人先十三

蘄州志

卷二十一

傳

九

年卒驃騎將軍副總兵官諱世忠公女男八長普郡庠  
生次暢次昌康熙癸酉科舉人次晨郡庠生次歷次樞  
邑庠生次皆次昱

江麓堂集

盧澹巖先生傳

錢

鑿

檢亭  
州牧

澹巖盧先生諱紘字元度其先本吳人督糧蘇松時與  
余族某詩文相友善書問往復歷敘生平其遺蹟猶有  
存者故余悉先生家世與其爲人云先生幼穎異好讀  
書崇正丙子領鄉薦癸未寇陷蘄先生方在京師其父  
贈大中大夫呂侯公暨一家盡死惟母羅淑人匿顏垣



得免先生歸哭控上憲以闔門節義旌先生痛父勤學  
困諸生且遇難益刻苦讀書順治己丑成進士爲吳梅  
邨龔芝麓洪閣部所引重庚寅授山東濟南府新泰縣  
知縣先是海逆爲亂自膠東經莒沂間千里震動先生  
躬宿譙樓兩閱月一夜南城邏卒見所執鎗頭火起如  
列炬一軍謹然以爲不祥先生往覘之曰虜破有日矣  
衆問故曰昔車師後王姑句家矛端出火其妻股紫陬  
曰此兵氣也利用殺敵又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伐  
長沙每夜戈戟鋒有光如懸燭以此卜之勝氣在我無

疑矣卽夜撤守就內寢未幾海逆果授首居新五年擢  
廣西桂林府同知攝梧州李春華洞庭巨盜也以招安  
補梧州守備分防賀縣持令短偪之至死械繫梧州獄  
蒼梧道某利其有拷掠備至囚不能堪越獄走某乃選  
健卒二十人具短夾棍以示司獄楊茂千曰此何與女  
事梧州受賄縱之耳茂千曰小人寧桎梏死實不能以  
微軀誣盧公某怒甚命二十人前力斃之忽大風雷雨  
震廳角繩索寸斷如剉大中丞于公廉其寃疏請爲先  
生申辯又五年廼得移東昌守先生好古所至古蹟多



修復在新建文廟求孫明復後爲立祠於鄉表師曠高  
堂生羊太傅墓立官塚在桂林建尊經閣購藏書在梧  
修伏波將軍祠封尉陀劍塚至東昌建文場修文廟葺  
光岳樓築護城隄守東昌二年遷長蘆鹽運使新包孝  
肅祠又一年遷江南蘇松督糧道蘇松多積逋庶務如  
亂繩先生以一身兼數郡事心力俱瘁者幾年乃退居  
林下以老元配張淑人生子二長旦初從其考死賊難  
次昭初太學生讀書太學有聲先生博極羣書尤究心  
於海內山川形勢風俗瞭如指掌生平著述甚富有四

蘄州志

卷二十一

傳

七

照堂文集詩稿及蘄州續志等書行世

朱母貞節傳

龍

墳

夢先黃岡

朱母黃孺人者蘄州庠生朱垓之母也姓黃十六歸朱  
益所公用謙益所公本楊姓是爲楊小池公季子出繼  
於姑之夫曰朱信菴遂姓朱母遂呼朱家婦益所游於  
黌序厥志未酬而竟蚤夭母哭輒絕爲遺孤垓而忍死  
時年但二十有二耳擁兩孤女一孤男左提右襟霜冷  
冰寒譬彼慈烏獨峙羣雛啞啞環而聲不歇口血枯心  
血亦與之俱枯信菴立繼後復生二子頗不利於嫂之



孀母曰異姓而嗣故宜退處不爭之地安有憾之天吾何求哉獨畫荻課兒是吾事也後有與者吾其爲朱之家婦楊之支裔乎於是一切節齋而奉尊章則必腆嗟乎兩姓骨肉之間柴池萬狀卽善調者誰與合異爲同而母能使之和協賢哉夫爲朱也子者而薄予之產外之也義可歸矣而母弗忍曰姑徐之卽復姓不宜在吾兒身其俟之後人乎及舉孫道衡然後乃尋楊之派道衡年十五卽補諸生有聲夫母一身耳佐夫長子孫詩書之效畧見端矣乃母以四十餘年茹荼餐蓼神瘁血

新州志

卷二十一

傳

主

二

枯疾乃大劇咳醫禱百方候息寢側者六十晝夜而母卒時爲壬戌七月也乃母卒僅七日而諸文學縉紳咸以節舉州郡上其事于學憲公允以題旌未卽俞核乃走京師上疏得所請夫世之孀者率奉金仙禮僧尼以爲盛節而母弗是也若以塵案蹙眉有影子然寒機曳肘厥緒勞如日以筋力酬前志而衍貽謀之不暇而暇作二六功課未之前聞也斯其爲儒門之女儒門之婦儒門之母也哉

三楚總志

旌表劉貞節傳

顧天錫

重光州人



旌表劉貞節字永貞天錫同母姊也至孝剛正聰明邑稱女聖讀書旁覽百氏善爲詩法漢魏不肯作近體府君難其適聞同里孝廉劉廷桂子鉞者有至性許之吾母先後十六娠予最後娠五六月胎動母撫腹語姊曰此胎疑是男自來生男殤哭成疾得毋復累我耶誓不飲藥姊潛與婢柳愛計捩蓐媪至母蹙額曰是汝勾當媪取鼠穴土入無根井泉順匙擾飲母胎定姊提錦褶贈媪故姊嘗教天錫偶不聽輒詈曰惜我紅錦褶換汝命來錫卽泣以此錫生萬曆戊子季冬二十九日日照

瞻睜視不畏體有黃毛寸許母抱而憎之姊笑曰昔周彥祖生而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可曰吾聞賢智多異貌興我宗者必此兒今弟安知不興吾宗者不肖老矣痛無以報矣姊于歸之翼日旣贅見舅姑公鉞曰鄰有賢人可拜見賢人者貞節馬氏也公鉞重禮畧俗如此歸始十八日公鉞試童子舟次黃陂團頭河陸水物故屍歸盛夏姊伏屍哭糜爛沾面求死殉外祖母馮夫人年九十臥病以手捫婢數輩曰夔疾去女死汝死於是羅而守之竟不得死不飲水漿五日不櫛沐者



數月髮脫皆瘡家人久不相見者見幾不識時年十九耳無何舅姑卒先妣迎歸居斗室溽暑嚴寒不出戶每哭輒嘔血盈盥先王父聞之曰歎過矣禮踊有節哭有時如曰弗忍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姊括其髮而拜遂節哭後數年予長兄嫂逝次兄逝吾母又逝姊水漿不入口又五日府君病革令婢扶而跪曰我祖宗九世名儒汝第九世大宗一綫耳汝守劉氏節撫顧氏孤兩盡孝今托汝勿復辭姊叩頭哭天錫以首觸地涕塗滿面左右皆哭於是姊始飲食明年府君卒又水漿不入口五

蘄州志

卷二士

傳

古

六日州守朱公圻聞之拜於堂榜之曰禮宗祀必致騰冬必致帛炭後州守以爲常崇禎二年巡按御史宋公景雲上其事上命禮部覈實以聞尋命有司建坊旌表已故童生劉鉞妻顧氏貞節十六年春張獻逆陷蘄州予與景星掖姊行雪中憇一空廟賊至叱曰何物老嫗討早死姊曰吾未亡人荷上恩旌表恐混死辱朝廷來討一明白死以首觸石血巖面天錫及妾明氏兒景星幼女阿二爭代死賊斂刃曰噫汝一門慈孝吾不害汝姊又曰少年汝勇力如此不報君親立功位反爲賊賊



熟視曰坐吾當來須臾果來持構與棗曰孰爲節婦家者善飼之汝屬幾塊賊稱人爲肉塊也曰十三日夜見火起可東馳去予南陽人姓王爲賊脅非賊也夜北城樓火起如其言得免避亂九江八月抵南京寓上清河疾作以堊畫壁曰崑山產良璧瑤池集瓊璣鄙德比貞玉形神同所歸姊自孀居不復作文字臨終始書此嗚呼痛哉壽七十四生平不衣帛不晝寢不夜哭不聽音樂不處暗室所居香燈奉佛書史縱橫父母舅姑忌日未嘗食遇禽蟲有溺死者輒悲惋不自勝歲有孤鷺巢

蘄州志

卷二十一

傳

五

於楣上垂二十年畜一白牝雞不雌不伏亦十餘年其感物如此甲申十二月載襯如崑山寄葬栢家濃遺命合葬與公鉞合墓天錫服斬衰三年景星比不杖期禮以義起也

伍烈婦傳

錢 鑿

烈婦謝氏蘄州漁家女年二十適伍從雲從雲少時伍家鬻間架爲從雲結束給氏父母然嗣是數閱歲不一至氏家一日氏兄遇從雲衣敝衣招羣丐走村落間遽歸白其母母疑語鄰媪媪曰信且有渴疾當速死死可



改圖也氏聞截髮誓以死歸伍明年歸伍以紡績養姑  
從雲不乞丐姑病累月不解帶姑卒從雲宿疾大作從  
雲死羣丐爲乞棺氏叩頭謝血流被面已而沐浴衣齊  
麻自經於柩側里人醵金合葬立石紀其事至今呼烈  
女墳云余居蘄道過此問其里人聞其事余曰表彰幽  
魂司土者事也昔張總管二女逼於寇同日死蓮池中  
蘄人名其地爲烈女墩謝氏何甚相類也然謝氏以漁  
家女爲乞人婦非夫家世識大義者窮苦窘辱以爭一  
死烏虜抑又難矣

蘄州志

卷二士

傳

六

陳貞女傳

張易源

望渠  
梅川

貞女陳大姑蘄州人父於梁由太學生授州貳母廣濟  
拔貢生壽光令張元爵女也大姑幼嫻母訓曉大義賦  
性間靜不妄言笑年十三許字恩施教諭同里陳欲珍  
長子宏綬越五年而欲珍家以期請歸有日矣忽宏綬  
得暴疾卒凶聞父母深爲大姑憂秘勿言無何大姑亦  
稍稍覺乃大慟遂悶絕父母更相慰曰兒苦矣愈滋我  
感諸凡唯兒言不相強也卽日除簪珥屏鉛華平時所  
針紉繡刺者盡取焚之樓頭圍一小室日夕寢處其中



自省視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其舅欲珍宦畱  
恩施獨姑胡在室善病長年不離枕席大姑告父母請  
歸侍姑疾介期往與姑共臥起飲膳藥餌悉手自調理  
歷七年如一日姑病篤目不交睫者十有數旬乃夜焚  
香告天求以身代旋厲匕首割左股和藥以進卒弗起  
帷堂號慟投繯者再家人救得免後以悲傷感疾卒

旌節吳氏傳

黃册元 保康人

吳氏州諸生從恭女少敏慧曉大義年十九適太學生  
陳正芳甫六年正芳卒子述古信古俱在襁褓初正芳

饒於財盜乘其病持炬夜入將縛之氏破頭流血厲聲  
曰寧殺我毋傷我病夫盜感其激烈正芳免於難然自  
是病不起正芳卒時家幾中落氏節衣縮食綜理家政  
內外肅如復故業餘貲悉贍鄉人康熙己丑氏賑族鄰  
饑八百肩乾隆間奉文備賑氏輸穀三百餘石嫁其族  
之女二人婚其姪孫三人他如烏龜港劉公河建橋置  
渡費累千金其勇於行義如此氏請

旌在雍正九年信古又早世媳張氏以乾隆九年

旌稱雙節云



記陳熊氏事附傳

錢 鋈

余居州三年矣講

聖諭課農桑編里甲以公事接見士民畢事必問人之賢否

以為彰瘡台州士民皆云陳熊氏賢余徐廉其實如修

八里湖石路設栢樹園段家渡義渡渴為煮茶夜則懸

燈病則買藥沒則買棺皆仁事也又渴口水駛東下形

家言宜於東起高臺以收水口水口收則科第興氏曰

渴口山川淳樸吾陳氏世習詩書有積德少科第緣此

故積數十年出數千金為慈雲閣余曰貽謀莫如推仁

蘄州志

卷二十一

記

六

推仁則不得不散財氏散財如此陳氏其大興乎因書

其事以彰大之使州士民皆以氏為法亦守土者之責

也氏姓熊氏康熙戊午舉人彝陵州學正心璋公女年

二十適州貢生陳君贊元陳君卒氏撫三子暨諸孫今

其子皤然各六七十歲氏指畫家事唯唯起立不敢發

聲如嚴父云

碑記 二十五首

重修蘄州儒學碑記

王繹曾

太守宛平

蘄之儒學肇於宋毀於元復於明天順五年記於修撰



萬公諱安修廣於宏治五年記於少司寇戴公諱珊明季又燬於兵

國朝重建於順治四年記於巡按曹公諱叶卜自重建以來時近百年楹桷腐壞垣瓦缺漏雍正十一年

詔修天下 文廟時州牧會同學官集鄉城紳士議修建並

舉分任專責蘄士服其議合志勸捐市材鳩工閱

二年學宮成余適舉帷臨蘄兩學率諸生贊余釋奠畢事乞言以記我

朝聖聖繼興崇聖道以培士氣士亦固根本以報國恩此今

日學宮所由新也余惟書其經始有日功成有時趨事赴功之有人而已南面鳳麓北倚麟岡巍然中處者爲大成殿由殿而前東西相向者爲兩廡又前而南面者爲大成門門三洞具六扉則大同鄉紳士捐修又前爲內泮中跨以橋石欄週綴橋前爲櫺星門由櫺星而前有東西對闕之二門前列石欄若干丈石欄左右分闕二門額曰義路禮門門前爲外泮縱橫若干丈下封石砌上週石欄則青山鄉紳士捐修由大成殿而進爲明倫堂則崇居鄉紳士捐修由明倫堂而進爲五王宮則



永福鄉紳士捐修由五王宮而左爲麗澤堂堂五間爲學正課士之所由堂而進又列五間爲齋居則安平鄉紳士捐修由五王宮而右爲樂育堂堂以後有司訓退食之所堂以前有門有射圃有觀德軒與堂相向而遙映焉則本城紳士捐建又有儒學頭門面南背北高廣若干丈則庠生陳于座王鑾張斌李時可國學生王鎮黃載安等捐修自今以往有入廟而縱觀碑記者由萬公戴公曹公而次及余言當亦躍然於斯士之學古有獲忠義奮發合千有餘人而爲一心有如是焉者是爲

新州志

卷二十一

碑記

三

記

新州先師廟重修記

陳

詩

愚谷州人

我

國家重

不儒以

聖繼

聖雍正五年

元師五代王爵改稱崇聖祠而大成殿自四

配外康熙五十一年升朱子於西序之次乾隆三年升有子於東序之次道光二年增劉子宗周於東廡增湯子斌於西廡其所以崇奉之者可謂至矣直府州縣處



奉

德音莫不踴躍爭先惟廟務是急顧其修也類皆良有司  
倡議於上鄉人士和謀於下始乃有成要未有專任其  
事如吾蘄張石潭者蘄故有廟元末明季皆燬於兵火  
順治康熙間建而修之者相續至雍正十二年城鄉紳  
士界畫而籌之崇聖祠則永福大成殿兩廡至大成門  
則大同義路禮門外泮池則青山而明倫堂則崇居也  
學正訓導之署則廂坊及安平也分舉而易爲功而記  
事者詞繁而不殺亦勢使然與閱八十二年至嘉慶二

蘄州志

卷二上

碑記

三

十一年木且蠹矣石且傾矣赤白亦漫漶而不鮮矣石  
潭毅然以爲己任攻木之工攻石之工搏埴之工設色  
之工日日至集自崇聖祠以至外泮垂三年而後成共  
費白金一萬有奇石潭曰予豈以是爲名哉亦內自盡  
其心耳越十年又重鐫朱文公教授廳記危太樸興學  
頌於明倫堂之壁且礱石而屬予記之將使闔州之人  
見之而有省焉多聞見以爲富不專利以自封而化其  
人自爲師家自爲學之陋是則石潭之志也已石潭名  
廷贊字均萬州大夫夙推重之舉鄉飲大賓云



麟山書院記

錢 璽

乾隆八年三韓蔣公既來州與紳士議建書院書院址在麒麟山下始爲城守營署紳士請他闢地作城守署而以其舊署址新爲書院聘師置弟子十五年今郡守靈武李公代蔣公後一仍其舊蓋蔣公在州復城北舊河作城守署百務俱興李公時山民愚頑奸徒駁羅邑馬逆潛伏公盡心鋤奸奸徙他境卒用訪察力奸徒以次伏誅未遑謀書院善後策十七年余承公後山民思向化紳士欣然廣學舍益置弟子余捐養廉百金爲倡

蘄州志

卷二士

碑記

三

紳士助之共得田四百餘租銀二千兩生息膏火旣足自今以後書院能不廢三代時田皆官田故旣予農復予士以養士於庠序學校三代後田盡歸民天子不能制產貧農無田何有士然士雖無田而歷代國學鄉學養與教皆詳而有制蓋國家經費之餘上不自私而恩及於士故士不廢學

世宗憲皇帝以太學例詔行省建書院發帑金生息以經久遠諸上憲復體

朝廷意令郡州縣捐養廉各隨時先後建書院於治所而



吾州紳士又復體諸上憲意樂捐以爲諸縣先是誠可  
嘉夫以國家經費之餘不惜頒發以爲行省書院計視  
三代予田以養士其愛倍至而紳士節儉衣食以餘助  
化皆

朝廷實意潛孚涵濡禮教故能不自私而樂捐如是歟推  
厥所由以告多士並遺後人亦守令之事也

蘄州新修麟山書院碑記

陳

浩

提學

聖天子稽古右文振興學校書院之設徧於直省自大都以  
至山陬海澨良有司以次修舉者靡弗羣萃州處陶冶

蘄州志

卷三十一

碑記

三

而成之作人造士之盛自古所未有也湖北東南文物  
所聚在省會者有江漢書院其在列郡州縣者若晴川  
峒山蘭臺龍山鹿門龍泉彬彬郁郁不可勝紀而蘄州  
之麟山爲尤著時惟刺史檢亭錢君因舊址而新之創  
率士民謀及經久羣力畢集合新舊田之以穀種數計  
者四十石有奇歲收其入擇紳士之賢者籍掌之師儒  
廩祿惟厚生徒膳膏之給視常有加復以其羨周寒士  
及州人之與賓興而艱於資斧者先是太學生何樞捐石鼓河田以備寒士  
應試之費今亦併附於此凡數年而規制始備課試有程出納有經



咸可爲後來者法而於政事之暇時至講堂與諸生考  
經義陳古訓第其高等而加禮貌焉愛士之誠其勤若  
此刺史其賢矣哉夫刺史之所以拳拳而爲是者豈惟  
是衣冠典冊之盛侈爲觀美已乎將以助流教化樂育  
人才垂嘉惠於無窮也學者幸生

聖明之世良師友敬業樂羣相觀而善不可不厚自期許以  
無負賢刺史之望而後之繼錢君而來者尙其無廢前  
人之法因已然者而益大其緒則美成在久所謂濟濟  
多士生此王國者將爲蘄之人歌詠之矣

蘄州志

卷二十一

碑記

五

蘄州新生磯重修文昌閣碑記

黃利通

曉夫  
黃梅

齊昌爲楚北雒州距市郭五里許大石崛起江心峻削  
廉利長年病涉明萬曆戊子州牧徐公築基建亭梅川  
吳太常明仲名亭曰浮玉嗣是觀察使姚公韓公增築  
未竟丙辰新安吳公國仕以治兵之節駐防江上辨方  
正位厥位當巽巽爲太乙文章之府外巽內坎於卦爲  
渙風行水上波文若繪天成象而地成形度非文昌莫  
克當此建閣崇祀宗伯李大泌先生所謂禮以義起也  
閣高三丈餘縱六十尺橫半之登斯閣也匡山西塞之



奇前後拱抱鳳岡麟阜唐帽玉屏之勝左右環帶巋然  
吳楚大觀矣繼以王公築外磯李公石亭重構州人崇  
德報功祠祀諸大夫而吳公之功爲最著其捐置田產  
若干畝條敘詳明祀神養士飯僧置渡州人遵行至今  
獨閣久不修寢就傾圯劉刺史首捐贖鍰數十緡謀及  
衆庶罔不率從明經張子馨遠用力尤勤庀木石課徒  
庸自經始以逮落成由春歷秋凡若干甲子規制一準  
乎前而費幾倍焉閣成屬予立言於石予亟謂張子故  
人久不見無亦溺於青鳥家言乎相傳吳公建閣後此

地人文大振科甲蟬聯又傳吳公技精堪輿嫌閣勢稍  
低謂再高二尺蘄當發元今但發魁耳不幸而言中遂  
爲形家所藉口張子其亦聞之熱矣嘗試仰窺天道俯  
察地利以準諸人事人事有得失而天運之消長地氣  
之騰降應之山川雖無語諒不願與力學者爭功又豈  
甘爲不學者分謗耶蒙將軍三世將秦兵枯殘萬骨何  
乃罪地脉哉謹按文昌六星司祿司命與人世間勲名  
相應世儒謂混沌旣剖以來懸象難紀世年不應以後  
世士大夫當之然而星辰風雨雲雷山澤林麓莫不有



神焉爲之司人道邇神道遠揆諸事人事鬼之義神道  
卽人道未可臆斷爲不經也卽如世所稱化書金蟒復  
仇渴龍受記奇幻無可致詰第攷其立身本末言行壹  
歸於忠孝可知子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學者惇  
倫務本本立而道生處則修明正學拯人心之陷溺迴  
狂瀾於旣倒出則忠勤刻厲建樹非常用以拔生民淪  
胥之厄維宗社磐石之安庶於文昌之靈爲不愧於建  
閣之意爲無負且以見立言之不徒然也若僅是微靈  
片嶼工帖括以倖溫飽誇車馬印綬爲稽古之榮此里

新州志

卷二士

碑記

美

巷婦孺之所嘆羨而子爲賢者願之乎後之覽者八牕  
洞啟讀閣中詩歌銘序次及余言必將俯仰低徊曉然  
於天文人文實關

國運之光昌豈但登高作賦觸景成詩寫湖山洲渚之縹  
緲狀煙月樓臺之鮮麗與漁歌樵唱梵唄榜謳爭此地  
靈也哉張子唯唯謹授剖氏以詔來許

重修新州城隍廟碑記

李

泌君采  
州牧

城隍守土之神城隍有廟猶官有衙署也民間枉抑訟  
獄官則曲直之水旱災疫災禳與夫奸宄陸梁爲民害



者神乃默禳陰殪之是神焦心民瘼居幽輔治其職與  
官吏等蘄州城隍廟向在麒麟山右後復移置今址志  
載建自成化迄今幾三百年欹傾腐裂葺修不可緩今  
皇上御極之十五年冬余來牧是邦治民祀神負荷綦重夙  
夜矢厲不敢縱逸以貽神羞政理就緒集州之耆老士  
庶謀新是廟翕然響應興工於乾隆十六年四月越次  
年十月大工落成殿廡軒宇於舊加廣余旣擢守黃郡  
蘄爲屬邑都人士來請記余惟蘄爲古弦子國壤接光  
蔡皖瀟捍蔽江淮爲全楚門戶環江爲城卽有司

聖朝之深仁渥澤百有餘年而默相扶佑者在昭昭冥冥之  
間不可誣也奸民馬朝枉弟兄挾其么膺小智鼓誘市  
井無賴巢穴於羅田之天堂寨幾欲張其潢池弄兵之  
勢余以王法所不容神明所必殛不敢疑沮毅然擒治  
聞之大憲請兵彈壓而蘄尙義慷慨之士皆一呼百應  
並有縛致從逆以獻者不數日而羽黨解散巨魁伏辜  
余雖因此得蒙超擢然豈敢貪天功爲己力哉夫神道



設教張皇其不可稽之說似於誣民惑世然門雷井竈  
胥在祀典况乎高城深池王者所以設險億兆託以安  
居國有封爵之施蜡載坊庸之祭此尤彰明較著者夫  
小民多收十斛麥卽誅茅索綯以謀厥安而官吏衙署  
歲施丹雘廟爲神所憑依可任其頽落而莫顧乎斬土  
庶能亟其務爲可取也或曰廟在巽隅膠庠而殷闔闐  
者出於形家事後之論反以沒其新是廟者之初心余  
故論其神之右饗於廟而陰庇吾斬者爲之記以塞士  
人之請並以諭來者之時加葺治也至於土木丹漆幾  
則詳列於碑之陰茲不具載

李公去思碑記

陳履中  
菑湖州人

乾隆十七年七月我公以平馬逆有大功制府永公奏  
公陞本郡大府公旣赴郡任州人士詳公治州事於石  
非誦公也不敢忘公功耳斬自我

朝愛養斯民百有餘年雖深山窮谷庸夫愚婦祖父子孫  
無不世受

國恩感激歌舞而民樂則驕生驕則惰生一二奸民乘其



驕且恟遂以生事獄訟繁多公至州愛行法中勾攝人  
犯計遠近定期無違期聽訟發讞日定數十案不一年  
搜前未結三百餘案民釋重累狡者走他境州無訟擾  
羅田縣天堂寨奸民馬朝柱倡布訛言計取金錢鼠狗  
輩轉相勾結歃血吃符上名造軍器製火藥漸謀不軌  
天堂寨界連英霍崇山聯絡四十八寨害將大公密偵  
州有從逆人親往楊河執鐵工王廷賜訊其事稟請大  
憲飛咨江南制府尹公合勦公又自分督兵役四路搜  
拿鄉紳士凜公方畧陸續擒解共獲犯二百餘人起軍

碑記

蘄州志

卷二十一

二五

器火藥三百餘事晝夜勞瘁胥合機宜各犯伏辜吳楚  
以安公侍大夫人慈教持躬質實治事明決寬嚴並至  
故無畱獄無冤民公諱璵字君采號靜軒陝西盩夏府  
靈州人中雍正己酉鄉試乾隆丙辰成進士由奉天鐵  
嶺令擢寧遠牧庚午年冬月起補蘄州牧州隸郡治郡  
卽治州然慈母置赤子於懷中一日離百里外慈母赤  
子其能勿思闔州紳士商民奉公祿位於名宦祠每朔  
望拜且祝祝公祿壽且祝太夫人祿壽以昭不忘公功  
耳



李公德政碑

陳紹瑞菊州人

皇上道光紀元之九年秋九月州刺史李侯以疾辭職州之士民蒙其教澤休養以安居樂業於今六年矣聞之皇皇然如赤子之失慈父母驚相告語咨嗟太息各以其情之不能自己者議立德政之碑屬邑人陳紹瑞記其事瑞性迂不解作諛詞不文無能爲飾語惟卽州人士所身被而心感者質言以明其大概侯以道光四年冬由孝感令升任蘄州其明年以買銅出差蘇州乙酉戊子兩充鄉試同考官今春三月復派京差疾不能往旋

蘄州志

卷二十一

碑記

三

引疾告歸實計在職之日固無幾耳是侯之治蘄其時猶淺也侯性剛方不輕與縉紳接見遇事明斷無庇狗是侯於蘄之士其交疎也治淺則疑其心之難以相信交疎則疑其情之無以相浹而侯之居心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侯之行政如鳳凰芝草愚賤皆以爲美瑞蓋其所設施一出乎人心之至公故相推相戴初無待於家喻而戶說也今夫古之所稱循良者其豐功偉績顯耀於當時光昭於史冊至今猶嘖嘖稱道者時與事不必同前與後不相師而其要總歸於紓民之力



息民之爭去民之患皆出於恤民之心耳錢漕重務也而催科太急胥吏或假以肥私刁民遂因而漁利正賦無增而苛及良善積習非一日矣侯深悉其利弊每征收之際大概從寬無利己之心而食其利者已衆故四征漕而踴躍輸將無以漕事上控者詞訟要端也明察之吏能使其情之悉得不能使其案之速結一案而延至數年一事而株連甚衆瓜蔓藤延無辜之受累豈淺鮮哉侯無宿獄每一案出摘其緊要者一二人署之勾牒其餘之牽連者概行釋免數年以來善良賴以保全

其身家刁狡亦懼服其心志非徒無冤民而民自無冤所謂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侯其庶幾乎夫嚴酷或隱濟其貪優柔遂至於養奸此非必其有意以殃民也恃才而罔念民生沾名而不識大體威非不立而畏威者生隱痛矣恩非不施而受恩者狡思逞矣侯不恃才不沾名準乎理之是而權豪不避行乎分所宜而猛寬相濟惟使蘄之士農工商各安其業秀頑良莠一歸於正而獄訟不繁風俗丕變是則侯之志歟以恤民之心行保民之政除病民之患民受其福而不能知其故區區一



邑猶未足盡其所長也然而侯且去矣斯之士民以爲侯抱匡時之志存利物之思未竟所欲爲遽奉身而退以是爲侯惜瑞獨曰不然古今來身都顯貴據高位而擁厚精視國計民瘼茫然莫佐一籌若罔聞知者何可勝道侯一官一邑能使其治績銘心鏤背常畱去後之思侯之德立矣侯之功成矣斯之人方共祝侯之壽考且卜侯之克昌厥後則侯自問其心可以無憾斯之人亦皆足以信侯之心也嗚呼聞侯之風可以起矣侯名鏗字蓮峰號蘭亭山西安邑縣人嘉慶己卯進士

新州志

卷二十一

碑記

三

學正程拳時先生德教碑記

李易生

連山州人

從來學師與塾師異塾師之於弟子朝夕切劘無虛日學師自視篆時一課後與諸生以文接見者罕矣應城程是菴先生甲戌秉旆未到署多士已私相慶曰聞師之於文章固視若性命者也吾黨何幸而沐其教澤乎旣晉謁勗士以立品外卽以文會爲兢兢初課州屬遠近士凡二百有七人皆面加勉諭爲酒食以侑之其拔置前茅者若干人又出賞賚以勵之以故人人皆思自奮先是學齋湫隘每課必於明倫堂風雪之夕秉燭



維難因建望林書屋凡會課其中者儼若棘圍鏖戰狀  
往往至夜分不能寐師亦不寐以待之或以疲倦請少  
休師曰吾自樂此不爲疲也而又一切飲食供給大半  
割清俸以助蓋視塾師之於弟子則更加勤而惠矣若  
是者歷八載如一日師嘗自述其作文甘苦之情大抵  
多從天闕海枯後得之乃其衡文也則又不持一律如  
大匠之於木長短厚薄各隨其質而引繩削墨焉故人  
皆樂以文相就正甚有閱其文經年累月積數十百篇  
而猶未謀一面者又或有雅不愛其人一得其文而愛

之慕之遂心爲之融者非師以文章爲性命而能若是  
耶夫能出已之性命以爲文章而又視人之文章以爲  
性命則其精神之所感召益惟是吾黨之士而已也今  
年春師以保舉當赴

京每與易等追憶數年來相依之誼師輒淚淫淫下不禁  
其襟之濕而喉之咽也則師之於吾黨視自來學師之  
於吾黨其教澤果何如也因勒諸石以誌不忘云

宗遠禪院碑記

顧景星

黃公州人

萬厯中海內晏然風俗醇粹學者喜譚性命顏山農何



心隱之徒間竊佛氏參吾儒李宏甫逃儒而釋智辨皆  
足移人於是佛儒其辨如綫先大夫中歲謁部得郡判  
病是不仕侍曾大夫處林下所從遊多顏何弟子故間  
取佛氏以廣情而遠俗焉而同里故江油令張公日新  
指揮岳公某田公某文學易公約菴高公某陳公某爲  
齋會買靳城東塹搆屋數楹號八關社亦名八公社八  
公卒而鹽法副使袁公世振新其故楹與耆老會黃吳  
僧太空大定歸宗更名宗遠社宗遠者取陶謝諸賢於  
惠遠云爾兵興以來人亡社火自建而廢凡五十年黎

靳州志

卷二十一

碑記

三

藿所拄艇馳逕焉僧慈舟者靳人亂後棄家爲沙門走  
海上十夏臘歸闢址爲堂殿廊庖十餘楹時大旱饑民  
有賴儲估以活者地東西南北若干丈陶用若干戶牖  
外達望南湖諸山明秀如鏡中小舟雜鳧雁草樹虧蔽  
畧徇斷續春秋異觀晴雨變態鐘鼓悲壯旌幡颺颺院  
成仍名宗遠乞文勒石余惟佛法自黃初至義熙中國  
之民始披緇剪髮意當是時不啻與辛有之歎而諸賢  
樂而與之游何哉蓋有感於中而託以自廣云爾予嘉  
茲善舉而名又善焉亦重有感於前人故爲記



火星祠碑記

顧景星

歲在壬辰楚大旱春斬災秋又災大吏以狀聞

詔免今年田租之半按察僉事曲周王公禱於神洪雨滄  
澗焦禾復青乃謀祀火問顧子顧子曰聞之古之占火  
或主數或主象或主神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裨竈曰五  
年陳將復封夫陳水屬也火水妃也妃以五成故曰五  
年此主數者也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諸侯  
其有火災乎梓慎曰若火作則宋魏陳鄭當之於時爲  
五月以丙子若壬午之日此主象者也明年夏五月壬

新州志

卷三十一

碑記

三

午四國災鄭子產大爲社祓禳於四方祈於元冥回祿  
襄公九年宋災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  
以出內火於是有祝融閼伯相土之神名爲火祖以祀  
之而紀時焉此主神者也象數不可爲而神則若可祭  
雩而禱之者無已其主神乎公爰度祠南門之內四旬  
祠成屬顧子爲記顧子曰詩不云乎靡神不舉靡愛斯  
牲今以早祀火古之遺意與火祖官於天宗記曰季冬  
祀來年於天宗天宗尊不可遽祀因其官而祀之如堂  
簾遠不得遽聞因在位而聞之不亦善乎遂復於公爲



之記

貞慧寺碑記

顧景星

蘄州東山大伽藍唐貞觀中僧宏忍建宏忍隋末黃梅人廣德中賜號大滿禪師嗣四祖大鑿禪師法所謂五祖是寺初名貞慧咸亨中別建於馮茂之東遂改名東山自達磨耶孤傳至是而五宗皆出其後五宗惟臨濟最盛宋哲宗時南嶽下十三世演禪師嘗禪師十四世自禪師青原下八世戒禪師九世秀禪師嘗往來兩山居之佛幢華禪師者臨濟下三十二世嗣聖恩壁禪師

蘄州志

卷二十一

碑記

美

止匡廬之歸宗歲丁酉郡紳士迎居東山繼演老五公而起則師也此其源委大畧云當貞觀時蘄治去今西北五十里宋景定三年築今城先是荒山大江無塵井城郭而寺之在塵井城郭近在五百年內耳崇正兵火寺歸然在僧海蓮募化之工稍集年饑予引范仲淹皇祐初治浙事諷當事當事以爲然明年棟柱榱構薨甃無摧撓歟漏者則蓮爲之也又明年建方丈庖福則總戎賀公因華禪師爲之也於是海內更知東山爲諸方冠嗟乎佛法衰王繫時隆汙末流滌濫不足殫究然而



桑門梵宇莫盛於今各奉宗師離立宇內皆有初建篡述而東山實先价偃輩出繇唐歷宋凡一再興於今復振可弗識與寺自洪武十五年僧祖鑑修正統十五年法治又修舊碑泐無攷見於志今華禪師與演老五公當爲此庭列祖蓮日不碑恐後愈沒前事僉曰然礧石乞文爲記俾來禳獲聞如是共出貨力自職官至庶姓書於碑陰

二郎廟始末記

陳詩

二郎神者秦蜀郡太守李冰之第二子也冰鑿離堆開

新州志

卷二十一

碑記

三

二

二江有功於蜀載在史傳而其子自宋以來尤著靈異人稱灌口二郎累代皆有封號雍正五年冰封敷澤興濟通祐王二郎封承精廣惠顯英王廟祀成都灌縣

大清會典可考也斯地濱江故有二郎廟以神能禦災捍患其崇奉禮亦宜之而其稱謂有赤城王則惑於僞撰

之龍城錄

錄言趙昱封赤城王

像設有犬及行者則惑於鑿空之

西遊記

記言灌口二郎擒伏行者行者爲犬所傷事

愚僧奸胥謬爲禍福以

休人射利乾隆甲戌常熟錢檢亭來知新州事取行者焚之而應城程拳時並爲之記但知行者之爲寓言而



謂二郎神不載正祀且謂州中士大夫不能以禮正俗化其鄉人余謂其言似是而未核其情實也本邑士大夫其漫無學識者無論已雖有殫見洽聞者亦豈能以一人之口強無知之衆而使之信從哉錢檢亭去任未幾時而行者設像如故良有司所爲若此而况本邑之士大夫哉予旣詳爲考之以明二郎神之爲正祀而沿訛踵謬者之爲習非以勝是也

獅子口文殊庵重修記

陳詩

鄉鎮繁而郡邑之鉅可知也廟社盛而鄉鎮之興可知

新州志

卷二十一

碑記

三

也故曰觀郡邑者觀其鄉鎮而已矣觀鄉鎮者觀其廟社而已矣新治北一百一十里曰獅子口市亦州之一鎮也其上街舊有文殊庵相傳前明州學正余君與其孺人塑而奉焉覆以茅茨僅蔽風雨而已其後易茅以瓦所祀自文殊外益以普賢慈航又益之以釋迦真武地藏設像夥碩幾不足以容是爲上殿其下殿則專祀關忠義以世所傳五月十三日迎神演劇不懈益虔而向所稱文殊庵者義不足以相攝於是改武聖宮莊生有言物之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鉅不信然與嘉慶之



二年鎮人相與議曰廟久且就圯其規制弗善也於是取上下二殿塼垣木材之朽且脫者易之設色之漫漶不鮮者新之又於殿之左右翼爲僧寮爲庖湏而當其前爲客堂過其地者爲之改觀焉經始於二年十月以三年五月落成而請予爲文以記之予嘗習於鎮之故矣每歲始則燃燈鼓樂雜扮人物故事爲魚龍曼延之戲至於夏五賽神觀劇諸親故輒相延至家酒食徵逐至十數日未已而其費則排戶以出之若是者謂之年例亦謂之門差蓋野處之民所無有也若茲廟之修所

費始不下千有餘緡而成之曾不遺餘力雖欲不謂之盛其可得乎以予觀鎮之人屢居櫛比逐什一之利而不憚其物力以致盛美若此所謂爲可繼者爲可傳者其可忽也即故爲文以遺之俾勒諸廟中使後之覽者有所感焉

北門李氏龍磯挂纜碑記

李炳然

凡形氣所憑依曰神靈象教之普濟曰佛力二者如捉影響於風聲探元珠於赤水幽冥而莫知其原而羣愚時遇急難危殆之際莫不相與奔走號呼假助萬一然



而終無有驗益厭怪迂不若一手一足之反爲烈也吾郡水西門外爲龍江立石槎枒嶙峋百仞岸爲烈士廟則爲昔之守宰王公時遭北寇城陷赴水死之歷代有司蒸嘗載在祀典江心爲龍磯寺洪濤洶湧實砥東南之門戶鼉鼉出沒征帆下上佛則尸之每歲冬寒百川歸壑廟寺對峙石逕坦途不煩舟渡魚貫而梁緣焉猿奔則樹息州人士箕踞盤桓其上相賞殊有泉石間意致足樂而忘歸惟是夏秋之交嶙峋參差黏天汗漫舟由北岸而泝流者必於廟前取道焉百篙枝拄進以尺

寸計額額奮叫推輓卽隆陰皺裂亦白汗交流縱非黃牛董工開導之奇蹤彷彿吕梁懸流噴沫之險絕估商臨汎未嘗不動色股戰惟神明佛祖之是賴也夫古之禦大災捍大患者皆其功德及身以及民者也後人因而追崇羣祀之苟功德未洽於衆蚩蚩決策仰望其陰行功德之及人倏爾大災大患之狎至不幾於以其身徼倖者哉故凡事之坐而言之起可施行者不咎鬼神之忽焉喪之而恃吾災患之所不能入蓋人力天時迭相主客爲勝負者也郡庠李君化龍家傳經術世載穆



清其先祖諱正芳者睹斷岸之巉巖憫舟人之岌岌當  
此硤口施以巨繩鎖以鐵柱舟行至此攀緣曳鍊天矯  
亂上視昔日之猿啼箭急篙推櫓折望若休息乎龍門  
者如羊腸掌頓之迥不侔矣其古之一手一足有功德  
於民者非耶於斯時也霖潦始盛澎湃有聲乃函撤舊  
纜之蠹壞者更綴以新篋淇園漢竹竊斧斤截斬數千  
竿焉放在水次乃偕二三耆宿而進之咸曰年來舟行  
安流相賀燕喜李氏巨纜之功也郡人何有焉李君化  
龍逡巡而退曰昔者逆流其難也如彼今日迴瀾其順

也如此悉神明佛祖之力也丈尺之組鍊余家何有焉  
僉曰善是不可泯滅無記予生旣晚素慚蕪陋爲文鄙  
拙謀勒貞珉垂之永久先告江神其辭曰

惟蜀都之黃牛兮三朝三暮不可上蘄郡衿帶夫龍江  
兮烈士磯頭時一望龍蛇蛟螭以潛躍兮鱣鮪鱖鯪皆  
用壯嗟天吳之不仁以愁人兮瞥眼空游下天狀銜尾  
一跌而失利兮捆載黃金輪海莊賈客過而隕淚兮安  
得百丈長繩引飛浪喜陽水之裔子若孫永施功德於  
汨沒之蘄嶺於不替兮譬彼水底三犀牛陵傾海竭將



安放

重修大名港橋碑記

張士淑

耳聖州人

去蘄城北十里許爲大名港舊有橋崇正之季郡國所  
在兵起守土者以橋當東北孔道用是毀去防寇警也  
蘄封地固瘠隘西盡大江東南距濠城外半隸鄰壤惟  
北道跨湖走安永青山暨崇居大同之盡境遙控幾三  
百里公私以之旦晚來蘄者日無慮千百數他行旅倍  
之橋旣毀冬月水落湖水不可舟率陸行取道於港港  
不可涉卒呼號岸側以待渡而舟子緩急唯意睨岸人

蘄州志

卷二十一

碑記

望

二

溢舟方移艇未渡時先橫篙索錢滿其索始理懺或雨  
雪日暮乘渡者急索額益增額或稍不滿索卽艤舟向  
岸枕篙坐舟尾曠日不顧視一衣帶水如江永漢廣蘄  
人病之

清興十三載負險號澤之奸次第削平關梁旣稍解嚴蘄  
人於是始相率請於有司跡舊址而橋之廣長制視舊  
爲壯始工甲午秋九月至丙申春二月工竣糜金以兩  
計者約千七百有奇橋旣具無忘所自因爲文以記之  
旣書首事以及始終於茲役者之姓名於石而復詳橋



之所自毀與橋所再成之由使知靳地雖瘠隘則俗固多急公慕義輕財好施之士而又以見昔之背水以爲險者今皆有所不事而靳人行旅之出於其途者亦相與幸見天下之再平後之覽斯記者當亦喟然而有感也

陽春橋記

李 璵

靳邑黃城河士商通衢每當春夏水勢泛漲不啻江湖瀕冬寒氣凝結厲揭尤難先是州人王勝美暨元臣元弼元錫等設渡架橋後先相繼誠爲可嘉歲久渡旣壅

靳州志

卷二十一

碑記

三

塞橋亦就地戾止於斯者未嘗不嘆褰裳也竊欲舉而新之使民不病涉將與合邑紳士共襄厥謀適尙義之士王乾胡便等慨然以濟涉是任請會各鄉善士共捐多金水溢則船解迭用水平則架橋通行猶恐難以貽遠更置渡田五石七斗載冊立柱爲經久計爰問記於余殆將誌義事於不朽也夫國以利民爲急以濟人爲務其大者發帑金擇官守若河渠海防利在當世其次通舟楫便行旅往往皆成於好義之鄉人而守土者亦樂得而稱道之借其緩急之功以左右民故余於斯橋



之建旣令鐫首善之姓名於石而復爲之記以勸夫後之爲善於鄉者

善慶橋記

錢 鑿

余守是州之二年州貢生袁士昌以重修西河橋垂成請名是橋者於余且道其意曰是役也今郡守李公之志也州紳士之助也而昌實爲之倡昌老未生子將藉茲以祈福焉幸我公憐此意以名之余惟夫善之可爲也古云爲善無近名修德不望報生爲此舉而顧私之乎抑獨慨於三代後世不古處而風俗頽敝蓋非獨無

蘄州志

卷二十一

碑記

四

所爲而爲善者不可得卽有所爲而爲善者亦尠觀焉且自邪說溺人求爲福田利益而捐金佈粟出於創造佛宇莊嚴塑像者往往而然若其知所擇而急公倡義顯然功施在民生者尤尠觀焉則如生者不可以風乎且爲善獲福之說在爲之者不有其心而固未嘗不有其理也因遂推本易傳積善餘慶之意而名之曰善慶橋蓋惟西河之源派與是橋之所由來已具李公序中役大費廣凡估工若干度費若干其成之之不易者又皆李公事公宜自爲序其本末此橋功成合州之人與



四方公私往來者歌頌流播固不待余言而顯李公之才明達果決襄事無所不宜其先守是州而見於鋤奸弭盜者已達

上聞用是擢爲本郡守善亦多端非獨此爲可書也今姑記其所以請名而命是名之意以告後之君子使知夫善之可爲也如此抑又以告諸州之紳士苟利於人在所必勉卽有爲而爲善者亦聖人之所許也又以勗夫袁生者使由是橋而推之和於眾勇於義廣積善行舉州中諸大役之宜興宜補者樂爲倡首且由是而進於實

蘄州志

卷二上

碑記

聖

心不倦庶幾千古之無近名無望報焉則天道無常常與善人其積慶又自不可量也夫

陳惟聰戶修置沙徑渡碑記

陳

謨

友夏  
州人

州治南瀕大江三面皆湖水環之秋夏水漲道由沙徑車馬輻輳畱難失期莫可棲宿或舟小載重遇風覆溺余族人憫之造舟爲渡更爲永久計買田地山屋一契以其所出爲舟人工食資每冬祭日舟人至余族惟聰祖廟具饌又以銀十兩入祭費內每年取其息以充國稅操舟者不得取錢呼渡者應時舉棹諸出銀者亦不



得藉口至佃家投宿索食又復構郵亭邸舍於湖上以便往來休息特鑄諸石以垂不朽

蘄州盧氏祠堂記

胡周齋 婁東人

祠堂之設所以表忠彰烈也其采自輜軒請自禮官載在祀典者曷矣若乃闔門蹈節投袂爭死疾風險塗忠勁挺出良亦澡身勵行贍族敦倫而教之家者素也雖廟食有待而就瑩為祠俎豆莘莘儻存芳烈嗟乎此仁孝之心所憑焉耳大叅澹巖盧公轉運江南公餘枉駕敝廬手執家傳泣而示藹曰曩昔癸未寇薄蘄城先人

蘄州志

卷二上

碑記

吳

以書生登陴九拒城陷及難子姪從孫暨諸婦死者八九人所司狀請烏頭雙闕之旌會園方改革不果行歸骨窮泉拱木將積絃幸成進士慰藩牧三被

賜恩封祖父如已官榮賁黃墟叩心通感今碣於陰碑於陽

者皆有文矣惟茲三楹之堂仰奉靈衣悲纏祠樹將備吾族人於時思敬於時思哀也子其記之藹稽盧氏其先自吳徙楚累葉風素公大父南槐公父呂侯公礪磨文行益布家聲南槐公置館解榻結交羣英傳經誠家備有程獲呂侯公才峰迅驅龍拏鳳時每試輒空流輩



潦倒場屋四十年負才屹屹不少衰談經竈觚辨若決  
漚所摘剔詮解精穿溟滓學者受讀比名金海當是時  
生徒僥僥祛衣僦屋附近朱藍經師人師不減西河南  
學盧氏子弟肄黌序知名者二十餘人大叅丙子雋楚  
聞公喜硯耕有人遂謝鉛槧然益爲德宵冥施恩不報  
薰風飴露惠溥萌生而規言矩步盡目不齟簡鏡平端  
專以誠長者待物里人有緘介郟輒愧曰吾懼不可以  
見盧公方巨寇突陷斬春殺人如麻神奔鬼遁盧諸生  
曰紱曰紳曰震初曰晨初罵賊求死紱妻楊氏震初妻

蘄州志

卷二上

碑記

三

袁氏投軀烈燄浪井中時呂侯公亦被執賊中有呼善  
人者竟舍去昔盧植不殺歸隱名山公一白髮儒生手  
不能搏乳犬旣得不死宜縮地自全顧乃嬰城覆沒終  
膏鋒刃若義有不得不死者一門爲烈蓋天性然也始  
大叅以公車畱滯幸脫氛祲收拾靈骸重加槨積青楸  
元冢碑銘儼然頌之敷歷高華游膺

綸詰賁及夜臺榮哀之道亦畧盡矣而永言孝思猶欲寄之  
乎盤盂杯棬也卜爽塏地構祠棲主俾登斯堂者拜而  
感曰某也忠某也孝某也貞某也烈魂魄常依焄蒿如



在且使過其祠者憑而弔曰此盧氏一門節義之祠堂也豈不足風示嚮往哉或曰盧之先有盧敖盧生者其人皆仙去嵩山鴻一萁澗協昭之徒千古稱大隱君子焉呂侯先生縑褐蕭疎寬然長德而名動閻羅自其生平靈福及鬼又何奇異也聰明正直者神其初或感自雷氣生精或名在斗中日下宿稟旣殊而又有清修隱行爲天神欽重者故能取義成仁血碧杲霜而氣還箕尾然其精意所屬期於利人而已詩曰神之聽之好是正直班固乃謂楚風重祀謬矣

新州志

卷二十七

碑記

哭

吳氏義田碑記

程大中

奉時  
應城

蘄吳氏自宋以來有之今可攷者直學士遵路暨其子瑛遵路軼事不傳志稱瑛臨溪築室釀酒種花家事一付子弟又稱其妹丈某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召而焚其券當是時朝廷重任子瑛以貴胄早歲請休絕意不復出富人逐什一之利有司托名泉府算及錙銖瑛視棄鉅萬蔑如也可謂賢已明大司農吳公宦斯土築閣祀文昌分祀田之餘以贍貧士文酒讌集榮利澹然司農與瑛故同姓其行事頗復相類意亦其氣類



相感召若是然吾竊嘆負義氣慷慨樂爲人緩急者幸而爲司農登高一呼遺愛可以至於後世不幸若瑛之放廢鄉里雖散鉅萬苟以利一時而已是固其勢使然也近吳君叔璠置贍族田貯納有所散給有時經理有法子孫賢世主之不賢雖貧窘不得質易擇賢者使主其事吾聞叔璠善病山水自娛不近城市甚似瑛所爲其所置田族人食其利數十年雖復不爲司農者而其力皆可以至後世勢又足云哉叔璠名璘國學據其家譜爲瑛某世孫故比類其事而推本言之以見仁人之

蘄州志

卷二十一

碑記

吳

有後如此又以告夫人之好張大其家世者不惟其名位著而已惟其賢不惟其家世之賢而已惟其肖似乎家世之賢而後足稱也叔璠家故饒計置田若干石歲得其租若干詳載所自爲記先是名贍族田吾欲以義廣叔璠故更名義田云

看蓮亭記

張士淑

由萬松齋出寒玉軒西度花棚行數十武卽得碧香池池可半畝許種錦邊蓮數十本中有亭榜曰看蓮周遭護以曲檻置方几一可列坐四五人由岸度亭設竹橋



登卽撤去用絕俗客每歲夏菡萏盛開伸手可摘紅翠  
雜水面如積錦芳風吹扇痕浪爲香池岸襍種桃柳芙  
蓉梅竹荷殘香落用綴不及亭背山多古松虬龍百尺  
蔭亭上寒蒼襲人每夜坐待月月痕初上爲松所掩微  
露隙際稍上則穿梧柳下映亭上如簾痕篩影轉子夜  
則冰輪入座水月相涵真一片空明境界矣友人陳子  
常有看蓮亭詩蓮褪風吹遠松高月上遲蓋實錄也余  
嘗謂子常今天下曲沼方塘幽臺古砌奇花佳木助人  
清嘯者何地不有但沒沒勞勞日不暇給正昔人所謂

蘄州志

卷二十一

碑記

辛

如吾兩人間者少耳子常笑而不答

石蓮峰題壁記

張士淑

王子碩叟以文事徵同社於崇居之荷槎山寺山不甚  
高而僻迥深翳樹木藂茂隆冬積蔭如春夏亦幽境也  
寺僧蓮輝喜藏古法書名畫兼好客因共山行凡古松  
卷石曲澗幽巖輒置茗清賞移時方去山故有石蓮峰  
視衆山特矗起怪石巉峭望之如虎豹蹲踞欲搏人沙  
彌爲余言石壁中有古洞相傳有道人丹鼎其中後仙  
去時有雲氣護之不可至至則往往有雷聲余笑焉因



命沙彌導之行石壁着山腰折山西行不得路復迂道  
陟巔巔多石無雜樹惟松及橡栗數種樹窘於石盤屈  
轉伸不可得如壯夫受抑殊不耐逞夾樹多猿猱見人  
來殊不驚稍逼之輒抬橡栗擲人羣逐之方逸去峰頂  
少憩覓山路微有樵徑殊逼仄不可行因相尾捫藤蘿  
下峰迴壁出果得石洞初入穴石陰噤悄日色映之稍  
耐寒慄再入數武頗平塏薪竈烟墨如可認識或羽客  
丹鼎及先世避地者居此俱不可攷時蓮輝復攜茗菓  
至同眾席石上作茗飲飲未竟山氣縷縷從峰腰奔上

眾谷助之遂作濃雲捲拂古松石罅間不卽去衣爲濕  
少頃雲稍薄日色從雲氣中映出青碧紅紫不一色如  
蟠螭影真奇觀也余笑謂沙彌雲則有矣雷聲安在穴  
西有懸石廣方丈面平如拭可書字而路絕不通峭壁  
斷岸下臨無地望之意惴慄如欲墮墜友人陳謙子善  
大書喜探奇因以繩貫腰自山頂下懸題畱雲處三大  
字擲筆而上余嘗讀名山記岱巔有無字碑其石不知  
經幾千百年從有字至無字此石不知經幾千百年從  
無字至有字皆石中一段佳話也因記其事並題年月



及同遊縑白十一人姓名於壁

策山記

張相公卜州人

策山白馬將軍故址山勢峭壁插天上有浮蓋方圓可數尺許能容十餘人下闢小徑止容一武山北怪石崢嶸不能上山西南頗夷坦山曲羊腸行者躑躅戊子秋七月土寇煽亂余禱於將軍廟吉携婦孺聚鄉勇結砦於上韓叅軍駐節蘄陽連營黃城河與山勢相犄角已丑正月賊乘嚴寒大舉入寇綿亘十餘里余抱鼓峰頭鄉勇登埤莫不一以當百自辰至未眾賊死者不可

蘄州志

卷二十一

碑記

五

二

勝計我兵開門追約十里而還韓兵亦追及焉賊遂退三月既望賊復舉來戰立三十大營於山下余分門巡守相距三晝夜賊漸逼以火箭焚砦中草屋余尅以水火不害余復以大砲擊其營發皆中韓叅軍復繞山北來絕其歸路賊死者過半後不敢出秋七月余率眾下堡各事本業土人思茲山德不敢忘重新廟宇於山麓以垂來禱

蘄州署中小山深處記

顧澍州伴藥州牧

小山即麟山在州署後靈秀之所鍾毓為一州弁髦中



有連蜷雙桂昔人因以名焉由是門拾級而上仰見古樟樹三巍然高聳殆數千年神物其他秀而繁陰者亦無不材木叟綠中一亭高峙爲古四見亭余易名試鑑者折而東老屋三楹左爲水雲軒右爲舫齋規制樸質無時下華靡氣余任蘄閱三載矣歲屢豐公餘登眺於此以領江風山月之勝屋之朽者扶之缺者補之有更名無改作舫齋倚叢桂顏以金粟影菴舊額卽此意也而樹老花稀草肥艾瘦余初到時見此景象心竊憂之夫治之理也先理其勞絲政之平也先平其缺陷爰補

植牡丹玉蘭碧桃文杏之屬凡數十種且藝蘭蓄艾名與實副花時嚴戒攀摘懸小牌俾蒔花人守之若護花旛焉並製小山深處四宜詞四宜者宜詩宜畫宜度曲宜焚香默坐是也屬同鄉金君葵菴爲之圖勝槩畧備每當金粟花時天香在林月華滿地疑非人間世也余攷修葺此間者虞山錢長白德會稽胡三公外指不多非此山呵護之靈矣余因重書小山深處額記顛末於額之陰以自勉且以詒來者然而山其小焉者也



李僉事傳

劉醇驥千里梅川

夫氣烈之於人豈不甚重哉吾鄉蓋盛傳斬人李僉事死賊事方崇正末年海內蜂屯張獻逆猾渠也自秦中起專殺人泄其怒為戲癸未春襲蘄城大風雪中破遂屠之特峻令索捕貴介士大夫俾無種事急士大夫逃遁不得已俛躬崩厥角纍街巷呼籲哀痛作可憐狀涕泣滂沱冀幸免而僉事獨以不屈先死僉事名新號即巖萬歷戊午鄉舉始仕直隸潛山知縣輕徭賦省刑興

除邑利害甚著政聲遷南京南城兵馬司歷北京戶部主事奉差臨清關鈔臨清京師咽喉也四方商民絡繹舊有舟稅車稅僉事曰一人也舟車更運可再浚乎舟稅如舊車稅免之時國家軍興用浩煩上聞驟有裁省以為作紛更匪恤國降俸三月僉事據實抗疏辨竟車稅免轉員外郎中崇正十三年出授陝西按察司僉事分巡隴右部秦州秦州古天水郡用武要地時正值流寇猖獗當事者度僉事才智堪辦遂授以監軍僉事感上恩從役行間布籌策馳介馬晨夕健兒劍客輩起居



器械城守備具秦州部內以安當事方亟深重之而僉  
事素性孝見世亂念二親甚以侍養告歸蘄迨癸未而  
賊獻逆破蘄僉事爲賊所執則挺襟而立厲責之而賊  
也往監軍鼠輩揮旆養獮諸莽而何敢遽無禮賊見其  
盛氣亦懾之至賊帥獻逆所獻逆踞坐責以屈膝見如  
衆人禮僉事乃氣拂憤面赤火咤咤嚼舌指賊大罵曰  
賊非秦人乎我朝廷憲臣列營門植戟臨金鼓秦中汝  
縱無上我靦顏何以答天子北面汝所難我一死耳余  
家具在指其父曰我父指其母曰我母指其妻若子曰

蘄州志

卷二十一

傳

五

我妻我子俎上肉狼籍惟所毒之賊帥大怒竟刃其父  
僉事抱父尸而受死母妻子從之糜遺脫者賊甫退乃

盛傳之曰李僉事云李僉事云

芝在堂集從  
陳愚谷刪本

劉菊潭先生傳

車鼎晉

邵陽人

公諱遐祚字青子號菊潭亦號菊水父臣瞻祖顯儒多  
隱德公七歲避寇山谷間卽能抱六經性理書大父喜  
之甚年十七補諸生登癸卯科鄉薦初授鄖西縣學教  
諭以外艱歸服闋補興國州學正州庠有盧姓父子者  
仇家誣陷俱繫獄公憐其冤力白刑官得脫後持三百



金來謝公拒之曰我非乘而危而邀而利也速持去丙辰陞常德府學教授時太孺人春秋高不能遠涉洞庭公上書有司乞終養不可辛酉科公以麟經應貴州省聘闈中有禮經房考官患目疾以其卷屬公閱共得十人皆知名士黔撫大喜宴鹿鳴時手書楚黔文伯額旌之大主考稱爲理學鴻儒更以濂溪接武額持贈己巳丁內艱服除補銅鼓衛學教授公歷四學所至惟以文章品行相砥礪分俸以佐寒士膏火凡經其拂拭成偉器入清華者指不勝屈前後兩居喪皆哀毀骨立廬

新州志

卷二十一

傳

五

墓三年外人罕得覩其面告歸十有一年州廉僅一見後進有以經義心性相質者輒津津樂育不少倦八十歲卒卒之前預知逝期爲文自祭自銘自招詩文著有自然天扇和堂集且蘭賦廊渠蒼葭武陵遊騷經句解楚俗方言義類若干卷四方學者咸以誠正夫子稱公云

龔氏義莊捐欸序

胡敏 遼甫

庚子秋敏以秩滿至省與本邑鄉試諸同人晤旅邸話舊無虛日道邑中賓興費咸推龔向二家不衰座客某



云龔巖山之孫又有志復捐以助不足舉座歡然囑敏  
敘其事敏少從鄉先生遊聞巖山之行甚悉今承諸同  
人屬其何可辭先生名達字明夏巖山其號也世爲蘄  
崇居鄉人代敦儒行多陰德至先生少習舉子業不售  
入上舍赴鄉試又不售遂絕意進取居家以忠厚濟人  
爲念州北八里湖鉅津也爲本邑往來必由之路夏秋  
水漲瀾漫數十里臨流皆病之先生捐巨舟四置田租  
二百担爲久遠計並勒諸石其他賑孤貧施棺木建橋  
渡一切益人事靡不爲之先是邑有何君捐賓興租百

蘄州志

卷二十一

序

七

石先生聞而義之復慨然曰予欲步何君後塵將花園  
壩田租百石捐助賓興已入通志先生生丈夫子二長  
如筠肄業成均先先生卒次玉就理問銜侍膝下先生  
恒以存心爲訓捐館時執其手曰讀不盡者詩書行不  
盡者好事女其勉之此可以知先生傳家之得道矣先  
生卒吾邑讀書士咸爲文以祭之其傾動如此逮次君  
理家政仍不改先生之行今二孫又能繼志長蘭亭工  
吟咏手不釋卷不異經生家次中亭英明慷慨二君友  
愛怡怡以毋墜前緒相戒勉祖若父所已爲者恪守之



未爲者推廣之其於相見灣建浮橋於聖廟長供香火  
費又於白頭嶺峯口山界嶺諸崎嶇道開劈而修理之  
工經兩載費逾千金庚子辛丑連年饑歉道殣相望爲  
之平谷價穀不繼復在遠地重價買米歸售如所平價  
以故鄉人遇凶年亦如樂歲至於施棺木者五百贖鬻  
妻者數人諸如此類可謂善繼先人之志矣此皆敏見  
聞所悉而蘄人士樂道者今復有賓興之舉其崇重士  
類不更有加耶夫尚義難累世尚義尤難先生後先繼  
起是殆可傳也嗚呼觀龔氏子孫有志者其可奮然興

蘄州志

卷二十一

序

五

矣

李氏兩世雙節傳

潘克溥澤農州拔

節婦郝氏李復椿之妻州貢生輝國君之女也幼習女  
箴夙遵姆教年二十于歸復椿血氣方剛膏盲遽疾病  
亟時以事舅姑撫孤兒爲囑氏含淚諾焉是年方二十  
七長子效貢纔五齡次子卜臣纔二齡也於時上奉下  
撫治內兼外形骸已槁木矣乾隆乙巳蘄大饑里中汪  
氏不舉火者數日氏時亦取給郝家十分其一子之汪  
氏數日得無恙其苦也如此無何次子卜臣以攻讀成



疾終妻龔氏年二十九氏誓不欲生累日勺米不下咽  
郝諭之曰吾與汝命一也吾之不爲汝翁殉者徒以堂  
上親抱中兒汝亦有李氏一塊肉在獨不能爲我地乎  
龔氏勉從姑囑其事親之孝且恭也與郝氏同子元度  
年甫一週襍抱身劬提攜手瘁就傅之年寄舅家攻讀  
未嘗以孤兒寬也後元度入郡庠氏之訓子與郝同而  
俾子有成又郝氏所未能得者也黃州守楊星珊先生  
爲之傳已詳桐雲閣集中嗚乎兩世懷清一家慕義巾  
幘中有人如此其可以不愧鬚眉矣